



人妖紀序



乙酉改元之子夜百官盛服將朝大雨如注隱有雷聲時尚在大寒中族外刺略齊霽得完拜舞事止何而雨雪雰霏重陰蔽天者八日先是督捕營邏得遊僧一人名大悲聞之戎政督捕督捕聞于朝之下鎮撫司于新春首訊此事焉時臣子有欲獻福藩危疑情景容悅媚主翻逆之局以為此舉必有一篇好文字不意大悲所言依稀影響不合時局意味索然乃

高夢箕又以東宮密奏矣夢箕之得所為東宮在去冬而于此時聞亦或有使之也妖僧未決而有國母之送撫則豫撫首其事焉三月朔妖僧決矣東宮即至國母亦至一時侈為美談途之人無不以天倫作合為朝廷快詎意訊鞠非真葛藤難斷王不可以後朱一句了然而必以牛呂相喻充類至義盡矣夫妻至情一見即決而宮闈不容躡入不幾指鹿為馬乎不走直捷痛快之途故入迂迴周折之路以致內外相

構疑謗叢生強藩借為兵端生靈因而途炭此果妖童妖婦咎乎抑諧臣媚子之妖殆有甚焉者也尔乃人心亂魑魅生稱天子干御座豈甘以性命作戲弄之場寔氛祲所指徃々而是必是有妖孽非其驗歟載觀五月初十日白晝晦冥隨有十一日之事二十五日蒙面而入致有日無光天之告人自是纖毫不爽而延頸新政奔走恐後未知如何結局恐猶在妖妄中過生活也有日轟雷掣電喚醒羣迷乃見清明

真世界耳姑紀諸妖以脩叅攷仲夏晦日晟溪逸民  
叙逸民湖州閔姓住晟舍

人妖紀

妖僧

晟溪逸民 著

甲申冬底陳洪範使北還言先帝藁葬東宮二王遇  
弒已自鑿之而都中訛傳太子不一蓋因戎政府督  
捕標將護僧太悲以口稱王子也奏聞初時止令戎  
政衙門審明奏奪而太監張榮欲張大其事瀆奏乃  
命錦衣訊訊奉上旨大悲妖僧無忌被禽之日即有

匿名文帖與相照應豈是瘋顛野僧這審供未盡奸情着拏送鎮撫司嚴刑審究具奏北鎮撫理刑許世蕃刑之得其所供為萬歷諸王子因宮闈有隙寄生民間長而出家今朝山過京口悞入京城所上供詞雖略文飾而亦不甚相遠奉旨妖僧大悲言語閃鑠着送法司會府部科道審明奏奪時大司寇解學尤也其讞語不抄傳大約述神宗宮闈中光景干及潞藩與故相申時行在朝錢謙益等相聞所言之事在

若有若無間依稀無確據者于是潞王常芳奏奸僧飛誣污讖戶部侍郎申紹芳為祖訟寃禮部尚書錢謙益上疏自白俱奉優旨慰諭而朱國弼等請速定東宮二王謚號昭布天下乃從禮部議皇太子謚獻愍永王謚悼定王謚哀命速頒行然而人言籍籍三朝要典已勃于哀風聞四鎮已欲借此媒孽朝廷矣未幾解司寇以劾從逆罷高忠州名倬代之志切微漸邑新深參之計深遠讞成三月朔棄僧于市

四月初北報孔棘督捕獲一乞丐孫如虎身有刀痕  
髮如剪剃言語啊囉欲刑拷織成奸細甚易報總督  
戎政張大其事以為功總督下余訊余據寔開釋甚  
詳而申文日久不下幸巡視御史劉諱勅者據予詳  
移文釋之

妖童

三月朔方決妖僧大悲之偽稱皇儲者忽有人來言  
曰真太子至矣予甚駭之二日以請軸事進皇城見  
大僚紛々不絕詢知奉旨辨驗太子也士民因是喧  
傳太子聰俊不欲進宮願領大兵討賊予甚壯之至  
次日群然又以為偽矣蓋以舊講官劉正宗奏辨甚  
確故然未得其姓名留東司房馮大金吾宅中初六  
日下馮訊得其所謂王之明送寄中城禁中初九朝

罷閣臣慮奸人謀害滅口面奏于是傳百官及諸生  
軍民人等取之明于午門外會審多人洶湧聽觀不  
真反滋二三之說余奉檄署城事衙役即告予以四  
鎮兵馬不日入城討馬閣叔太子及入署例拜獄神  
見神旁一座盃帽褶衣四五人擁一藍道袍童子在  
焉嗣聞犯役告子曰此即太子也余與揖即俯躬答  
禮甚深披髮垂眉頂髮種々肌理白而澆面有愁形  
偃肩佞首殊少大家侷度予因憶癸未在北都聞先

帝以東宮侷弱氣宇未開故選婚亦且姑待亦在疑  
信間少頃即傳四鎮遣將到中城果有大將十數人  
同大金吾先至取之明驗審問江北巡按亦至矣之  
明供係駙馬王昺姪孫與齊駙馬同鄉破家南來失  
其僕與資途遇穆虎相依唆偽彼稱引入其主鴻臚  
高夢箕家一應往來情狀詳在提塘都督捕潘茂斌  
所刊布供詞中上即逮高夢箕下獄十三日上遣內  
臣張朝進同東宮伴讀太監邱至忠至錦衣衛提之

明面認之明見面但作敲蘇狀卹監擡其面視其背  
舉其手細加拊摩意甚錯愕問其識與不識之明不  
對法司與錦衣四大老緩言勸其無恐之明但言罷  
了罷了並無別語也于是卹監跪旨叩頭而言曰先  
帝如何仁聖如何遭難今無一點骨血若果係先係  
帝子願天誘其言遂躄踴大哭之明終不出一語亦  
不淚下此予所目擊纖毫不爽者而途人遂訛卹監  
一見太子抱頭即哭流傳不已張監回奏奉嚴究之

旨時靖南已有迎立州州了局之疏至矣又得高成  
與之明東有二月三月可以成局沿途兵馬宜往福  
建湖廣等語朝廷大怒十五日于大司寇會審奉  
有二月三月所成何局往閩往楚所幹何事如此大  
逆謀危社稷附從必繫着法司嚴刑究問窮徹到底  
等旨十六日卹至忠回奏又奉高夢箕穆虎敢以寒  
族頑童妄冀混乱天潢潛移大統定非一人一日造  
速意速行嚴訊不許徇庇取罪等旨十八日三法司



會審王之明口供來歷與提塘刊布無異質其東宮  
二字云穆虎以刀嚇我不認即殺穆虎供與之明山  
東單家橋會見其不凡即與同行同卧問其姓曰齊  
即與張應達俱稱彼齊相公將至淮齊相公云我有  
句話過淮方說虎再三密叩乃說我是東宮虎亦秘  
密惟應達不與知至南京與高主夢箕言夢箕喜不自  
勝以為奇貨可居而之明膽怯欲走固留不得乃使  
穆虎護之往浙在西湖僻處過歲適夢箕侄高成浙

東來虎與遇亦以東宮愚之成因盡心計畫為藏虎  
計成亦供因此有二月三月往閩往楚之東成係生  
負付紙筆與書數百言大約如是夢箕亦供以真假  
未確本欲無言柰一片熱腸不能自己故至正月中  
旬方敢密奏法司以未稱旨將虎與成拷掠再三終  
無別說至晚暫輟是日下御史陳以瑞奸究陰謀一  
本有王之明着該衙門好生護養勿驟加刑俟正告  
天下愚夫愚婦皆已明白然後正法等旨因是大金

吾當法堂呼予叮囑好生看待三法堂亦諭予責任非輕身家所係余芒背無地而途之人涕然東宮之矣更有用袖中若無意掉出<sup>呈</sup>一紙大金吾取視乃言其旗尉不法事金吾深幸法司未見歸署並不負問竟以有名者責五十棍枷號獄中即前之盃帽褶衣人也此責輩有職官旗輪撥禁中相伴陰司檢束故為此計以脅制之自是諸尉俱畏焉二十日復審予護之明至法堂都院叱王之明不必上堂是日止訊

夢箕附從之人無所得略加刑示以非一人一日之旨給紙筆親寫一二百言大約道之明來歷自認愚昧而已之明在禁中犯人沈二得其性情時刻與俱好飲酒酣即狂歌徹夜不止旂尉莫敢誰何司城有抑獄卒以彌縫之者余雖佐以酒資而喻沈二以利害使婉勸之明弗躍冶焉二十一日廣昌以儲后二者上兩朝彝倫一疏編揭長安上憤激降旨三百餘言又簡馬輔前疏批發又將督捕束發抄而二十日

會訊之本至二十五日纔下以高夢箕夙有奸謀豈無夥党至有以牛易馬以呂易羸僭移大統等語不意寧南因此起兵言吳三桂送至史可法可法送至京授受甚明何聽奸臣下獄朝廷震怒法司繇是凜凜于二十八日審結爾時刑部高倬王心一都院李沾楊維垣大理葛寅亮姚思孝李清錦衣馮可宗俱對天跪誓乃將高夢箕穆虎高成次第刑拷王之明亦拶手逾時俱供如前而穆虎夢箕刑更甚若不扳扯不已者夢箕云扳得別人替不得自己若必欲無辜妄扳則朝中自馬閣部而下無不識認欲于閩楚中妄扳則彼處當道寔無一相識者幾死無別言楊憲副云高夢箕還是有本心人大約之明未到南京以前事在穆虎既到南京以後事在夢箕諸君唯以夢箕之明擬辟穆虎高成擬蛟云四月初總督袁咸繼何騰蛟俱上疏為之明保全牽及史輔亦如寧南之意此時寧南兵已不可止矣朝廷猶欲以筆札

戰勝命刑部將原審王之明口詞各官奉奏連夜火  
速刊印而袁繼咸密報緊急机宜一疏為左帥先驅  
適北兵已過徐州朝廷手忙脚亂爰書雖刊成于四  
月二十二日人言不一印布未廣自三月二十八日  
以後之明嘻然自得逍遙乎囹圄中予每貶其飲食  
補其缺略至四月二十六日子謝中城事不往觀焉  
五月十一日主上播越軍民大亂聞至中城擁立太  
子之說予亟遣觀之短衣單棍蓬頭脫巾者數十人各

執家伙棒杖等掖之明上馬去之明在馬上心戰慄  
泣數行下觀者如堵詰其出禁狀則有司禁者慨然  
付以鑰即獄中拜賀扶掖執鞭而隨予是不復顧禁  
中其罪犯脫逃殆盡予再遣至禁詢童氏亦作子虛  
矣之明進西華門有內寺執棍不許入首事者誑以  
韓司禮趙忭城乃入登武英殿倉皇錯愕面面相覷  
無以終局聞即以黃袍加之予未目覩不敢言也軍  
民在殿中出入自如一人執一紅紙帖兩人執朱棍

前導口稱駕帖至司禮韓贊周宅韓辭以病不納又  
至忻城趙之龍宅趙亦不納示略云聞擁立太子意  
是美事但

大清兵未到俟其到日調停妥當再舉大議云云皇  
城內頒東宮諭一紙帖西華門略云孤以卧薪嘗胆  
之身尔臣民擁進皇城守此神器保此豐鎬其尚匡  
予不逮等語墨筆食日食空又少頃將紅帖一摺書  
奉旨十二日文武百官見朝人皆掩口之明至晚飢

甚有一人進淡飯二碗食之十二日百官無一至者  
惟前此執鞭二人進朝士子紛々帶巾服進矣下午  
又有內豎執械為之守門矣又出榜文一帖西華門  
一帖大中橋言高皇帝功德先帝蒙塵孤尔與尔等  
戮力雪耻前此不相識得罪者不念舊惡速來供職  
等語墨食似文書體末書令旨二字又有欽命兵部  
欽告示一紙以安民為詞而文理甚不通想欽姓即  
擁立中人也十三日據寧南侯本全抄貼西華門硃

簽有監生徐瑀手執勸進表文號召軍民入宮並無  
人應忻城伯取瑀登時梟首而入朝者無人把門內  
豎六揮臂去十四日保國朱國弼以清宮為名將之  
明幽別宮中十五日北兵到洪武門外取以獻之北  
將始言既非太子縱之去罷之明不肯去二十四日北  
將進城聞亦剃頭紫蟒在側焉或言三太子亦在營  
中之明一見大哭故俱留封侯云續聞在宮中執壺  
把盞甚得用

妖婦

二月中旬河南巡撫越其杰具國母來歷一疏護送  
童氏至京親隨男婦十餘人沿途兵將甚衆江<sup>北</sup>素苦  
兵于是兵民間風遠竄廣武如舊歲一空焉上命緹  
騎往探虛寔至壽州接見氏曰汝何為而來乎若拿  
我宜有駕帖尉曰來迎娘娘也曰若來迎必有表箋  
尉以權詞對氏尚在疑信間緹騎商欲得其真則有  
一張尉原河南指揮知移府中事故推其稟見細詰

問氏已先知其謀再行一程至驛館揭簾受地方官  
朝叅畢大言曰聞張指揮要見可過來張應命行叩  
頭禮氏曰汝何以認得咱家張曰娘娘深宮中何敢  
言認得只是府中事略知一二耳氏即言當日破殘  
狀與分離光景口如懸河張唯唯不敢詰言畢問府  
中內監孫進忠在否張遲疑言曰孫信在也名字不  
對氏亦唯唯于是莫敢辨其訛所過盛供具備糗糧  
如母后禮官吏必朝凜凜不敢仰視至滁州隨從以

帳無龍鳳文有司幾不免焉至江干大金吾先以寔  
上聞奉旨童氏並跟隨奸党着秉筆太監屈尚忠即  
往會同該衛嚴審具奏氏尚未覺也渡江置城外民居  
中旂尉密布先縛其親隨男人四名不使氏知尚令  
隨來方氏傳問居何以窄小膳何以不進尉亦以權  
詞對好食生蒜麵餅饅乃以三者食之盛言來日  
進宮受用惑之氏亦在疑信間次日以小轎乘至衛  
猶問如何不用鳳輦來然屈監會審彼已微有所聞

矣至衛見監先叱言曰屈官兒你難道不認得咱麼  
屈不覺退縮旁立細認曰咱不認得你又叱言你入  
宮有年如何不認屈云既如此咱是何年進宮同進  
幾人氏乱道甚不合屈向大金吾回奏得旨朕元配  
黃氏經先朝冊封不幸早歿繼配李氏殉難俱已追  
尊后號詔諭天下安得有結髮童氏假冒至此寔堪  
痛恨馮可宗即遵旨戾刑究問來歷並主使撥置之  
人还察照越其本杰內所開跟隨諸人一併拿來戾究

據寔回奏大金吾即將氏撈夾備至始供寔係王府  
時西宮繼供少陵王宮人且說與上分離之日有唆  
胸為記分金為贖之事又說分離後已生一子今四  
歲矣問子生日乃在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曰追河  
南陷没在本年正月初十日屈指胎期人皆嗤笑因  
寄監中城余代庖城司氏刑傷在即呻吟愁苦中見  
予張目點頭而言曰没天理没天理予不與言適報  
病奉加意調治不得踈忽之旨金吾遣尉持藥二劑



着予親煎親嘗親視回話予即與煎之嘗之命伴婦  
起之與飲烏雲雪臉皓齒娥眉柳腰筍指呻吟中嬌  
態自若其入宮見嫉可知也余恐其不飲藥故莊以  
蒞之彼作苦楚狀飲畢乃好言慰諭彼唯唯次日復  
與飲彼認作知己稱先生訴禁中狀不堪狀予佯嚇  
獄卒伴婦使周旋焉又次日金吾移文太院醫遣御  
醫診視予伺之則神色較前異大叫腹脹胸悶醫以  
為內傷甚重積血上攻用行瘀散結之劑董其事者

一為鄭三山諱欽渝一為王恒吾諱廷揚而寫症候  
定藥案則王為正其受刑傷處股大于腰則用梘子  
炒黑好醋飛麪調敷稍愈忽一日不肯飲藥欲燒紙  
辟邪言已命三十二歲八月十三日子時生與夫小  
七年一個月同日同時欲寫早官牌位予令禁子詭  
為之禳書符數道與挂帖每聞余臨獄必請至牀側  
曰先生憐我為我所禳看視我不忘也言畢即作苦  
楚哭泣不已余以甘言慰之恐其性迫自盡耳沉病

中每猝然號叫哭思云兒子云禁中人犯稱為娘娘  
街坊上亦不改口人言籍籍焉部出史督輔手書云  
一時有假后假太子二事甚可駭也向得左蘿石密  
字東宮已在北矣安得復有東宮今有人自北來言  
東宮已為絞殺而謝陞以不認東宮之故為都人圍  
詈亦殺之矣假后瞞過多人真是怪事大書刊布訖  
廣昌伯以儲后二者上兩朝彙倫一疏奉旨三四百  
言略云朕元配黃氏經先朝冊封不幸已逝繼配李

氏又已殉難登極之初即追封后號詔諭海內卿身  
為大臣豈不聞見童氏不知何處妖婦冒認朕躬結  
髮初為郡王有何東西二宮據供少陵王宮人尚未  
委真偽塘官妄傳好生可惡况宮媵相從患難者頗  
多朕夫妻之情豈群臣所敢欺蔽宮闈風化所關豈  
容妖婦躡入卿不得妄聽妖訛猥生疑猜云云予看  
病勢可慮申衛奏聞奉有童氏加意調治不得疎忽  
責有所歸之旨又申奏又奉有童氏着醫調治候鞠

勿令致斃之旨于是早晚延醫進視至二十八日同鄭醫進伴婦云昨夜惡路大走瘀血甚多若以墮胎告而不明言予與醫萬不想料至此氏又囑婦勿洩以死恐之故婦亦不敢明言也鄭診脈云已鬆泛有起色只嫌太弱耳予觀氏面毫無神氣且有黑色兢兢不敢即安日再申報親至獄中煮藥與飲只聞伴婦與禁子索芻束甚急禁子云已使過四百如何又要予若不相聞而心竊疑之乃愈加簡驗至次日驀

地進氏居乘其無備乃淋漓污穢物比比皆是而伴不介意只言伴婦談換班劉氏可用宜留之童劄然曰他有兒有夫任他出去看管一二日再進以前苦訴更換不中意要劉氏久役今則決意要彼去予疑滋甚乃換出隨換入公署後問何以血染淋漓婦云二十八日子時娘娘對婦云面前只有你們四人我害不得蓋了我自然補報你我已生下驥兒你可即房中掘坑埋之婦云都是磚地不便掘莫若色投坑

中便了娘娘言做得快便慎密些以此小婦人將炭  
包包裹投在坑廁且囑婦人云不要對官免說若說  
知我就尋死路累及你了余恐未確即將劉氏保候  
命禁子密撈之次早禁子何榮報已到手洗淨換包  
收訖予即取禁子收管狀因加灰珍藏愈密乃報大  
金吾金吾奏聞奉有着遵屢旨調治嚴厲之旨隨將  
余申文徧揭抄傳中外予恐氏有不可知之事也心  
計日切時嘗看視以產後酸飲調理之物與食彼甚

適意于是以精食細膾養之氏時時致謝且托伴  
婦謝及中饋云余一往見即號咷憤激難以調停旬  
日後知保無慮即不看視四月望例獄神前拈香彼  
哀求一見余徃觀神色漸復對余大叫曰苦也某官  
免何不來一看我他受我何物何物倒把我拶把我  
夾我今死也你可拏紙筆我寫着叫索他性殺了我  
余觀氣性咆哮正色不語彼在枕席上拊掌曰你不  
要怕與你無干我死我就有人來報仇我兒子長成

也不忘我予不理而出自是不復進視矣墮胎一節正合牛易馬呂易羸故事故有鑒王之明之事此以為予功者曰此舉省朝廷多少筆札塞外人許多口寔然有奉宸質之旨下刑部訊則予乃對質之人日夕兢兢正未知何時釋肩而震隣日促人心解體五月十一日氏隨王之明越出不知所之

妖民

三月既望有一人闖進西長安門方巾道袍門者叱去巾彼與門者鬧曰我天子也汝不聞黃牛背上綠頭鴨乎門者駭執至督捕臣內監搜有賣藥諸痣招牌一紙訊何以入皇城乃作瘋癲狀言我往尋江北高太監云在皇城故來耳王以瘋癲奏聞命西華門外打三十棍釋去越一日有有一人青衣小帽由西華門西上諸門過武英殿闖進思善門內火焰門後

入西寧宮乃母后所居也此門非內相不得入閤寺  
亟叱之彼云我來登極快取御床來寺擒以奏命錦  
衣衛訊供稱係本京人名詹有道持齋二十餘年矣  
有韋馱尊者與佛爺擁我進宮教我登御云云訊者  
曰莫不是瘋癲了答云並不瘋癲奏上于二十六日  
西華門外打一百棍立枷三個月余署城司見受御  
杖者並不得展舒至四五棍十棍必血肉淋漓號叫  
異常此人至四棍忽然跳轉手足亂起壯尉十餘人  
總不能束之刑畢皮肉不綻終不出聲亦可怪也至  
入枷已瞑目矣

逸史氏曰大悲不足悲有道不足道但以細人弄國  
威妖甚矣至之明果真何不稍吐半字即法堂懼甚  
而禁中酣狂之際何亦不露片字也况提塘會審印  
監泣認立意左袒而竟不改口豈真儲作用如故是  
耶抑妖氛蒙蔽身非彼有耶童氏口口咬定則刑威  
供語可不足憑乃以果然之腹毫無顧忌何耶覩宮

閨相從患難頗多句殆亦見面難為情矣童其有蕪  
之女而龍漿之種也何疑

人妖紀終

二王紀

唐王

晟溪逸民 著

唐王諱聿鍵太祖九世孫也先封于南陽祖端王欲  
立愛子囚世子義于承奉司王從之囚年二十八尚  
未請名世子遇毒薨立為世孫崇禎五年襲位年三  
三十一矣七年流賊起蠲金築南陽城知府陳振豪  
弗授工王以為言下振豪獄又援潞藩例乞增兵三

千人不許冬八年冬賊再犯南陽復請護衛又不許  
會朝廷欲行宗室換授法禮臣陳子壯執不可王貽  
書爭之援引詳確九年八月京師戒嚴倡義勤王奉  
旨切責行至裕州與賊遇亡其內監二人事定下部  
議廢為庶人徙鳳陽高墻檻車傳送王自裁不殊既  
至陵奄困苦之王不勝其辱病幾殆妃曾氏刲股以  
進乃愈淮撫路振飛聞之周卹甚厚每以私錢助王  
又疏請加恩罪宗置吏無狀者于法甲申國變南渡

立國赦王出高墻禮臣請復王爵不許命徙居廣西  
平樂府乙酉五月行至杭南都陷勸潞王監國不聽  
時鎮江總兵鄭鴻達自京口至戶部主事 自

南都至晉會于杭杭已降遂奉王入閩倚鄭芝龍以  
自強于閩六月監國鴻達欲早正尊位以繫人龍心  
芝龍猶豫弗決群臣亦多言監國名正俟出閩有收  
復功建號未遲不報于是月丁未自立于福州改福  
州為天興府立妃曾氏為皇后以本年七月一日為



隆武元年遙稱福王為聖安皇帝進鄭芝龍鄭鴻逵  
為侯鄭芝豹鄭之彩為伯以蘓觀生為禮部右侍郎  
尋加東閣大學士黃道周為吏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召起輔何吾騶蔣德璟黃景昉又起朱繼祚林欽  
楫路振飛曾櫻熊開元等皆相繼入閣又以黃鳴俊  
林增志李先春陳洪謐等為大學士洪謐不至以張  
肯堂為兵部尚書黃錦為禮部尚書曹學佺為吏部  
尚書兼蘭館學士周應期為刑部尚書鄭瑄為工部

尚書王性素儉傷國家之難勅斷葷酒衣大布衣後  
宮十餘人皆老嫗好讀書博通今古手撰三詔與魯  
監國書群臣皆莫能及感路振飛舊恩募能致者賞  
千金給以五品京秩振飛至拜太子太保吏兵二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官其子太平為兵部員外郎開  
儲賢館定十二科取士以蘓觀生領之愛芝龍子鄭  
森材賜國姓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以駙馬都尉俸  
統行事八月芝龍集廷臣議戰守事宜言仙霞嶺外

宜守者計百處應設守兵若干其戰兵以元年冬簡練明年出關一出浙東一出江右計兵二十餘萬計餉不支其半乃請于兩稅正供預借一年又令廷臣捐俸紳矜樂輸乃又令察府縣厯年積穀銀兩未解者悉催赴行在官吏督征閭里騷然民不樂從又請廣開事例于是廝養隸卒皆得給札授官猶苦餉不足守關兵僅數百人皆疲瘡不堪用廷臣日請出關王屢戒征期芝龍輒以餉絀為辭當是時軍府艸創

魁柘橫搯王維英敏芒又無所割斷芝龍鴻逵恃功驕蹇屢荐其私人為清要官王又不允以是益懷怨望及行郊天禮于南郊二鄭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劾其無人臣禮且正其罪王喜楷敢言命掌都事已而鴻逵揮扇殿上楷呵止之二鄭交怒楷知不為所容請告去芝龍使盜于途中截其一耳未幾死芝龍知衆論不平不出關無以彌衆議乃請以鴻逵出浙東鄭彩出江西各撥兵數千號數萬既出關稱

疾餉仍駐不行鴻達駐仙陽鎮慮有上書言事者爰  
禁仙霞關不聽四方儒生入月餘王屢檄出關不應  
切責鄭彩行百里而還稱餉缺留如故九月 大清  
兵取徽州右僉都御史金聲被執死之于是首輔黃  
道周知鄭氏無出關志自請出關號召群帥芝龍佯  
若不知聽其自去道周駐廣信趨婺源兵潰于明堂  
里盡節于南京事聞王震悼悼輟朝賜祭謚忠烈是時  
李自成兵敗奔九宮山為邨民鋤挺繫死獻其首于

楚撫何騰蛟騰蛟以聞其衆無所歸推其兄子李錦  
為主同自成妻高氏乞降何騰蛟與道臣堵胤錫受  
之一時增兵十餘萬王大喜告廟進何騰蛟大學士  
封定興侯胤錫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降將皆授總  
兵官賜李錫錦名赤心高氏弟名必正號其營為忠  
貞營已而糧不繼降者稍稍散去高李十三部就食  
施州衛其餘郝搖旗馬進忠王進才張光翠袁應第  
牛萬才張光壁等十餘營悉隸騰蛟麾下九月兩廣

總督丁魁楚以桂林捷聞封魁楚為平粵伯廣西巡撫瞿式耜加兵部右侍郎廢靖江王為庶人語具瞿式耜傳是年六月張國維朱大典孫嘉績方逢年亦迎魯王以海監國于紹興十月科臣劉中藻頌詔浙東浙東不納于是閩浙相水火矣王念貪吏虐民誅建陽知縣施燦邵武知府吳煒收推官朱健原任兵部郎中王期昇御史彭遇飏至行在王加期昇總督遇飏僉都御史大學士路振飛曾櫻封還內降謂遇

飏依附馬士英期昇在太湖奉朱盛徵稱通城王派餉虐民不可用王乃止初汀贛間有峒賊數萬號四營頭左營張安最強楊廷麟劉同升等招之復撫州又復臨江于是廷麟等請王出江右何騰蛟請出湖南浙中諸將請出衢州原任臨清知州金堡陞見勸王急宜棄閩幸楚騰蛟可恃芝龍不可恃且言今時天子宜為將不宜為帝當效光武駕馭銅馬故事王大喜即授堡兵科給事中決意出贛州幸長沙遣大

學士蘇觀生先赴南安募兵王親祖送之十一月親  
征以唐鄧二王監國首營何吾驪隨營以曾櫻鄭芝  
龍留守天興司轉餉以鄭鴻逵為御營左先鋒出浙  
江鄭彩為御營右先鋒出江西築壇西郊行推轂禮  
鴻逵出城馬蹶仆地及王誓師授鉞大風起壇前燭  
盡滅以十二月發福州駐建寧二年丙戌正月己酉  
朔王在建寧以三大罪自責令百官皆戴<sup>罪</sup>從征是月  
天雨雹大如斗或如刀劍天晝黑對面不相見交趾

日本皆遣使入貢廣東布政司湯來賀運餉十萬由  
海道至陞來賀戶部右侍郎二月馬胫嶺兵變命輔  
臣路振飛安撫江楚迎王疏相繼至決意出汀州入  
贛與湖南為聲援芝龍不欲王行陰令軍民數萬人  
遮道號呼擁王不得行遂駐延平魯王遣其臣柯夏  
卿來聘王手書與魯藩謂朕無子王為皇太姪同心  
戮力共拜孝陵朕有天下終致于王取浙東所用職  
官並<sup>列</sup>朝籍已遣僉都御史陸清源解餉十萬犒浙

東至江上方國安縱兵奪餉殺清源而閩浙霧益深  
熊開元罷三月

大清兵取吉安四月取撫州劉同升病卒楊廷麟萬  
元吉等遁入贛州五月王命復建文年號立忠臣方  
孝儒等祠殺假官沐堅李之秀于市誅都督陳謙鄭  
芝龍密通款于

大清是時贛州已圍兩月江撫劉承蔭戰敗被執援  
兵不敢前六月舊撫李永茂遣粵兵五千人與

大清兵遇于李家山粵兵退守南康時贛州堅守已  
久奉諭獎賜名忠誠府加楊文荐右都御史命尚書  
郭維經出閩募兵援贛加六省督師銜維經亦入城  
協守既而浙東報至

大清兵以是月一日渡江取紹興魯王航海去江上  
諸師皆潰行在大震鄭鴻達駐閩外傳

大清兵至徒跌疾行三日而抵浦城後至者言兵譁  
也事聞削鴻達爵芝龍既快快不得志又以通款故

盡撤守閔隘兵及聞浙東信借言海寇至撤兵回安  
海守閔將皆隨去仙霞嶺空無一人七月二十五日  
王御門詔諭群臣焚其迎降書二百餘封辭氣慷慨  
聞者感動于是擇日出贛州楚督何騰蛟遣郝永忠  
迎王將至韶州而

大清兵已過衢州抵閩如入無人之境守浦臣御史鄭為  
虹臣黃大鵬延平知府王士和死之八月二十一日  
王出奔中宮皆騎猶載書十餘篋以從隨行者輔臣

何吾騶朱繼祚等數日至汀州

大清兵奄至詭稱扈蹕兵直入行宮從官奔散給事  
中熊緯死之王與曾后俱被執后至九瀧投水死王  
死福州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自縊死  
後十月贛州破閣部楊廷麟赴池水死太宰郭維經  
入嵯峨寺自焚死總督萬元吉赴水死御史姚奇胤  
趨文廣縊死兵部主事周瑚被執磔死右都御史楊  
文荐執至南昌絕粒死其餘不可勝紀永明王立遙

尊帝為思文皇帝

二王紀卷之上終

二王紀

永明王

晟溪逸民 著

永明王諱由柳神宗孫桂恭王常瀛少子也天啟七年恭王就封衡州崇禎十六年張獻忠陷衡州王由永州入粵西寄食蒼梧十七年三月愍皇帝殉社稷大清順治元年李自成敗于山海關中原底定福王世子由崧自立于江南二年乙酉夏



大清師下江南平之廣東在籍尚書陳之壯以恭王  
神宗子當立會唐王聿鍵自立于閩議遂寢是年王  
薨于蒼梧遂葬焉後稱興陵王二子長安仁王由棧  
病卒三年丙戌秋八月

大清師下延年執唐王粵中總督丁魁楚巡撫瞿式  
耜巡按王化澄與舊臣呂大器李永茂晏日曙湯來  
賀董天閔朱治憫周鼎瀚方以智朱容藩林佳鼎程  
源等議所立乃共推永明王桂太妃王氏曰諸君子

何患于無君吾兒仁柔非撥亂才也願更擇可者魁  
楚等請益堅遂以十月十四日稱監國于肇慶以魁  
楚為大學士兼戎政尚書呂大器為大學士兼兵部  
尚書瞿式耜為大學士兼吏部右侍郎李永茂請終  
制王化澄以下進爵有差稱唐王曰思文皇帝未幾  
贛州報至初唐王舊相蘓觀生粵人也以擁護功授  
大學士回粵募師援贛駐南雄不進是月  
大清兵破贛州觀生奔回廣州至三水丁魁楚素與

觀生不協及聞贛州信魁楚與司禮監太監王坤倉  
猝奉王奔梧州式耜等力爭不能得已而觀生使陳  
邦彥來勸進復回肇慶十一月唐王弟聿錫浮海至  
廣州觀生與布政使顧元鏡總兵林察等擁入廣州  
城自立改元紹武招海上鄭石馬徐四姓盜授總兵  
等官與肇慶相拒是月永明王六自立于肇慶改元  
永曆以明年為永曆元年使給事中彭耀赴廣州諭  
觀生耀被殺乃以兵部右侍郎林佳耜督兵赴三水

佳耜故粵中監司與林察同姓相善察使群盜詐降  
佳耜信之乘勝追至三山口亂作全師皆覆佳耜與  
僉事夏四敷赴水死肇慶大震以王化澄代佳耜督  
師呂大器辭官入蜀遂以化澄為尚書起復李永茂  
為大學士未幾亦罷十二月

大清兵由福建趨潮州惠州俱下之潛師襲廣州執  
聿錫觀生自縊祭酒梁朝鐘太僕寺卿霍子衡等死  
之餘皆降聿錫與周益遼等二十四王俱被殺報至

肇慶瞿式耜請守峽口司禮監太監王坤不從以朱  
治澗為兩廣督總守肇慶奉王走梧州四年丁亥春  
正月  
大清兵向肇慶朱憫治走王由梧州走平樂丁魁楚  
走岑溪王化澄走潯州

大清兵入肇慶遣別將狗高雷廉三府再故梧州二  
月王走桂林以吳炳方以智為大學士同瞿式耜入  
閣辦事遣使湖南慰勞何騰蛟趨其兵入衛徵四川

文安之雲南王錫衮入閣以周堪廣郭都賢劉遠生  
等為六卿丁時魁金堡等為給事是時孫可望等方  
由川貴入雲南王錫衮以道阻不能至文安之亦不  
至丁魁楚棄王走岑溪

大清兵至薤髮迎降全家被戮既而平樂不守王大  
恐會武崗鎮將劉承胤以兵至全州王坤請赴之瞿  
式耜諫不聽式耜請保桂林與城存亡乃以式耜兼  
吏兵二部尚書督師留守以麾下焦璉為總兵封陳

邦傅為思思侯守昭平王自桂林走全州三月封承  
亂安國公錦衣指揮馬吉翔郭承昊嚴雲從等為伯  
御史毛登壽爭之吉翔怒激承亂脅王杖登壽及劉  
湘客吳德蒸萬之吉于午門外承思又力為申救得  
免皆奪職以五千人援桂林挾王歸武崗州改州為  
奉天府政事皆決于承亂矣而承亂前所遣援桂兵  
在城與璉兵主客不和于五月中擊傷璉大掠城中  
而去式耜檄誅二首惡二十餘人勅承亂馭兵無狀

璉兵亦出城赴黃沙鎮

大清兵復攻桂林璉聞從白石潭回桂興

大清兵連戰桂林城下我師退屯陽朔會陳邦彥以  
甘竹灘余龍兵犯廣州

大清兵東向又張家玉陳子壯等破高明東莞等縣  
大清兵往來追擊不能復西桂林稍定捷聞封式耜  
臨桂伯焦璉新興伯王在奉天召戶部右侍郎嚴起  
恒為大學士同吳炳入閣辦事是時

大清兵下湖南何騰蛟退保衡山張光壁走寶慶堵  
亂錫走永定會忠貞營李赤心等犯荊州不克潰入  
歸<sup>平</sup>兩江間馬進忠等五溪山中先是承胤在湖南受  
騰蛟節制騰蛟以藤溪之捷請加郝永忠援勅左將  
軍張光壁援勅右將軍承胤怒至是以長沙不守奏  
解騰蛟兵柄召之入閣張光壁等劾承胤焉擅騰蛟  
反和解之及聞光壁提兵至寶慶懼又請命騰蛟督  
諸鎮兵守衡州五月

大清兵至衡州郝永忠遁走騰蛟保守永州湖南巡  
撫曠卒于永安縣八月

大清兵由寶慶直趨奉天城外馬吉翔等挾王走象  
州大學士吳炳被執死焉劉承胤舉城降叅將謝復  
榮戰死于王家堡王由靖奔柳州道出古泥總兵侯  
性司禮監太監龐天壽率舟師迎王宮眷內監會天  
雨狼籍泥淖中飢餓無人色性供帳儲峙皆備王喜  
封性高邛伯以天壽代王坤掌司禮監印九月王在

柳州瞿式耜請回桂林會土司覃鳴珂與守道龍文明相仇殺文明走鳴珂大掠城中矢及王舟王南走象州是時

大清兵已定湖南下永州郝永忠盧鼎等俱還桂林已而何騰蛟嚴起恆劉湘客亦至與式耜議分定給諸將使各自為守式耜與焦璉已先復陽朔及平樂府陳邦傳由賓州復潯州合兵復梧州廣西全省少定十二月王回桂林式耜起恆與王化澄並相騰蛟

督師出全州王坤龐天壽掌理監事五年戊子春正月叙全州功封騰蛟定興侯柱國太師兵部尚書趙印選新寧伯胡一青興寧伯焦璉新興侯二月

大清兵至靈州郝永忠兵潰于興安奔還桂林挾王走柳州縱兵大掠滇營兵亦入城縱火相攻朝士皆被戮辱騰蛟聞警馳回焦璉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二月二十二日

大清兵攻桂林式耜耜城守騰蛟等拒戰我師從甘棠

渡歸是時金聲桓反于南昌六月李成棟與佟養甲  
叛八月王至肇慶封成棟將軍以其子元胤為錦衣  
指揮使冬十月

大清兵抵南昌成棟退奔南康十一月王使盜養殺  
甲子梧州六年己丑

大清兵圍南昌金聲桓死

大清兵又南下湘潭馬進忠等敗走騰蛟被執不屈  
死于長沙事聞王震悼撤朝贈中湘王謚忠烈二月

李代棟兵敗于信豐渡河墮水死三月

大清兵取衡州堵胤錫走道州

大清兵再取永州四月孫可望既至肇慶請封號陳  
邦傅中軍胡執恭矯勅印封可望秦王肇慶不知也

七月王封可望平遼王不受是冬封皮熊匡國公王  
祥忠國公守滇黔十一月堵胤錫卒于潯州十二月  
大清兵下廣東七年庚寅王自肇慶走梧州高必正  
與陳邦傅相讐殺九月孫可望由雲南東襲貴州皮

熊走清浪追執之奪其兵又攻遵義王祥自刎死張光壁馬進忠等皆歸于可望勢益強十二月

大清兵取廣州范承恩降杜永和奔瓊州

大清兵入桂林留守瞿式耜總督張同敞死之王自梧州奔南寧陳邦傳在清遠飛帆先歸邀劫從官于藤江殺部郎潘駿觀童英許王鳳等八年辛卯三月孫可望遣兵護衛因殺阻秦封嚴起恒楊鼎和劉堯珍吳霖張載途等投起恒于水流三十里虎負之置

案六而去九月陳邦傳降九年壬辰二月王走安隆改名安龍府可望歲以銀八千兩米百石上供從官取給焉十年癸巳王在安龍日益勞促聞李定國與孫可望有隙使內監諸福祿全為國諭定國以兵來迎馬吉翔私告可望十一年甲午三月可望使鄭國王爰至安龍磔福祿為國與張鐫殺蔣乾昌等十四人以吳貞毓大臣令自盡安龍人哀之後為祀祠以祀稱十八君子焉十二年乙未可望遣兵犯常德復



敗歸王在安龍塗葦薄自蔽日食脫粟守將承可望  
意更相凌逼挾彈射鳥直入其門文吏乘輿呵殿過  
之不復下改稱安龍為安籠隱忍延喘息而已十三  
年丙申李定國敗于新會將由安龍走滇可望偵知  
之促王移黔王故遲行定國至遂奉王由安南衛走  
雲南居可望署中封李國為晉王劉文秀為蜀王可  
望以妻子在滇未敢公為逆也十四年丁酉王送可  
望子還黔遂舉兵反然人心多不直可望部下諸

將皆願歸李定國與定國相拒三空白文選輕騎奔  
定國軍兵既交部將馬維興先走遂大敗可望逃回  
貴州定國慮會城有失使別將追之自引兵還可望  
至貴州部將馮雙禮怵之言追兵至可望知人心已散  
遂挈妻子赴長沙降十五年戊戌三月  
大清三路入雲南四月劉文秀卒

大清兵由蜀入者自三坡取遵義由楚入者自鎮遠  
抵黔由粵入者抵獨山三州十月三路兵俱集信都王

奉命自北至會于楊老堡戒期入滇李定國扼鷄公  
背圖侵貴州遣別將守<sub>x</sub>旱關抵生界立營窺遵義以  
牽蜀師十二月

大清兵出遵義由水西取烏撒守將棄七旱關走霑  
益泗州城土官岑縉祿導

大清兵入安龍李定國連敗于安龍之羅炎凉水井  
撤寨遁歸王聞變先走永昌十六年己亥正月三日  
八<sub>一</sub>兵入雲南王走騰越李定國敗于潞江王夜走

自<sub>一</sub>二十六日抵囊木河是為緬境勒從<sub>官</sub>棄所携兵  
器始啟關至蛮漢土司二月緬以四舟來迎王從官  
自覓江舟隨行者六百四十餘人陸行者自故岷王  
子而下九百餘人期會于緬甸十八日王至井亘初  
李定國既敗于潞江走孟定白文選走木邦已而文  
選以兵攻緬不勝走回孟艮四月群臣沐天波等奉  
王走戶獵二河不聽五月四日緬復以舟迎王五日  
發井亘七日至阿瓦阿瓦者緬酋所居城也八日至

赭碁始知陸行者盡被緬人掠為奴自多自殺惟岷  
王子八十人流入暹邏緬人于赭碁置草屋居王遣  
防之十七年庚子李定國白文選會兵攻緬索王不  
得敗緬兵于瑞羊堡十八年辛丑定國再與戰于洞  
垵文選之兵助之敗緬兵緬終不肯出王從官資用  
盡竭五月會緬酋弟莽猛白代立給百官渡河盟既  
至以兵圍之殺武臣沐天波馬吉翔王維恭魏豹馬  
左王啓隆蒲纓王自京龔勳陳謙吳承爵安朝柱

王心信張拱極劉相宋宗宰劉廣銀宋國柱丁調鼎  
文臣鄧士廉楊在烏昌琦鄧居詔任國璽裴廷諫楊  
生芳潘璜齊應巽郭璘張伯琦內監李國泰李茂芳  
楊宗華楊強益李崇貴沈猶龍周某盧某曹某等凡  
四十有二人唯存王與宮眷二十五人李定國八月  
舟以舟師攻緬索王復為所敗與文選皆引還十二  
月

大清兵臨緬白文選自木邦降緬人以永明王父子

送軍前明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死于雲南六月李  
定國死于猛獁其子李嗣興與劉文秀子劉震俱降  
盖康熙元年也

一紀卷之下終

